

290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铁打硬汉

——铁托自传

〔南斯拉夫〕铁托 著
王三水 译



A1002506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 序

铁托（1892—1980），本名约瑟普·布罗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铁托于1892年5月26日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库罗韦茨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兄妹十五人，他排行第七。铁托的童年是很艰苦的。从十二岁起，他先后当过放牛娃、饭馆招待员学徒工，还在国内及捷克、奥地利和德国当过五金工人。

铁托自1920年参加共产党起，领导工人同资本主义剥削、压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铁托在1927年生平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揭露了首都附近一家火车车厢厂压榨剥削工人的情况。铁托因为不断在工人中间组织革命运动，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敌视，于1927年、1928年两次被捕。

1934年铁托刑满出狱后，潜回萨格勒布，化装改名为铁托从事革命活动，并被选为党省委委员，后去南共中央总部所在地维也纳。当时，南共中央机关流亡在维也纳和巴黎，派别斗争激烈。铁托在反对党内派别斗争，争取党的团结、统一方面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铁托主张把党的领导机关迁回国内，认为党的工作取得胜利，“必须了解本国情况”。但当时的南共总书记戈尔基奇等人反对他的建议。1934年12月，铁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铁托任南共中央组织书记。1937年底，铁托被任命为总书记，翌年他回国进行党的改组

工作。

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1941年4月6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以二十三个师的兵力占领了南斯拉夫。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在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当天——6月22日，以铁托为首的南共中央政治局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会议中，铁托起草了一个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宣言书，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当晚，这个宣言被秘密印刷出来，火速散发至南斯拉夫各地。7月，建立了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铁托任南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司令。他制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创建了人民武装，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领导这支人民的队伍独立抗战二十几个月。在斗争中，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粉碎了敌人的七次进攻，解放了大片国土。

1943年11月29日在亚伊采召开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如下重大决议：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具有国会权力的最高立法和行政机关；以铁托为首的全国解放委员会行使临时政府的职能；剥夺流亡政府的一切权力，基础上的民主联邦国家；授予铁托以元帅的最高军衔等。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的那一天，即11月29日定为南斯拉夫国庆日。

1945年3月，南斯拉夫成立了“联合政府”，铁托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同年5月15日，南斯拉夫全境解放，南斯拉夫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

1953年，铁托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1963年4月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南斯拉夫的“全民防御”体系的建立，是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总结了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措施。

铁托一再强调，南斯拉夫处在“风口上”，帝国主义不会让南斯拉夫“太平”，因此，必须搞全民防御，对“任何敌人都应成为刺猬”，“准备迎接战争”。他还向人民发出警告：“我们要象一百年不发出战争那样劳动，要象明天可能爆发战争那样做好准备。”

根据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中央提出的全民防御的战略思想，1969年颁布了体现这一思想的《国防法》和《兵役法》，以后又载入宪法。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响应铁托总统的号召，从上到下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全民防御和社会防御体系。

在西方，人们常常认为，南斯拉夫自从1948年以来一直在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路线，即所谓“铁托主义”。当有人向铁托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立即回答说：“铁托主义”作为一个单独的意识形态路线是不存在的。把它称作一种意识形态，那是愚蠢的。1931年3月，在铁托参与发起下，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铁托积极推行不结盟政策，“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反对国与国之间和人民与人民之间一切新旧形式的从属关系”。

铁托一贯重视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世界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他与与会国家首脑，积极倡议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他为增进中南两国党和人民的团结与合作，不顾八十五岁的高龄，于1977年8月至9月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990年5月4日，铁托在卢布尔雅那市因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目 录

译序	(1)
----------	-------

与党在一起，投身于人民

基本传记资料	(1)
童年、就学、学艺	(6)
碰运气	(12)
服兵役	(15)
十月革命和内战时在俄国	(17)
奔赴战场和当了俄国的俘虏	(20)
在战俘中进行工作并同俄国的革命者接上了头	(26)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赤卫队里和吉尔吉斯人中间	(32)
加入共产党和返回祖国	(41)
在萨格勒布建立反派别核心	(44)
在萨格勒布党组织内	(51)
萨格勒布共产党人第八次地方代表会议	(54)
逮捕和审判（“炸弹案”）	(63)
按照《国家保卫法》受惩办	(71)
对德尼索夫的谴责	(75)
在莱波格拉瓦和马里博尔服刑	(77)
博日达尔·阿季亚博士事件	(83)
赫布兰的儿子	(84)
勇敢无畏和坚定不移的典范	(86)
出狱后恢复党的生活	(93)

文学家之间的争论	(97)
农民问题	(100)
工会的活动	(102)
斯洛文尼亚的代表会议	(105)
进入党的最高领导	(107)
第一次到共产国际	(110)
处于党的领导岗位上	(118)
在巴黎的情况	(122)
改组与巩固党	(125)
在斯洛文尼亚的工作	(127)
青年问题	(132)
萨格勒布党组织的情况	(134)
萨格勒布的文化工作	(137)
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	(141)
解决南共内部的危机以及南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	(146)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150)
政治形势	(160)
共产党	(163)
再谈地下工作	(165)
清洗问题	(169)
再次上路返回祖国	(177)
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179)

在革命的烈火中

一九四一年四月南斯拉夫被占领	(183)
一九四一年塞尔维亚人民起义	(187)
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谈判	(193)
“乌日策共和国”结束	(199)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夕·····	(209)
建立无产者第一旅·····	(212)
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215)
游击队的海军·····	(217)
“比哈奇共和国”·····	(219)
奈雷特瓦之战·····	(221)
苏捷斯卡之战·····	(227)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231)
敌人空降德尔瓦尔·····	(234)
与盟国的关系·····	(238)
南斯拉夫军队的最后几仗·····	(242)
苏联的援助·····	(248)
与巴尔干诸邻国的关系·····	(250)
与保加利亚的关系·····	(254)
战争的尾声·····	(257)

新南斯拉夫时期

新南斯拉夫·····	(259)
资产阶级反对派·····	(262)
一党制·····	(264)
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268)
同苏联的关系·····	(274)
关于我国的真情实况·····	(286)
实行自治·····	(307)
自治十周年·····	(316)
自治的根本问题·····	(321)
米洛万·吉拉斯事件·····	(323)
不结盟政策·····	(336)

与党在一起，投身于人民

基本传记资料

从库姆罗韦茨到西伯利亚

我于一八九三年^①出生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的扎戈尔耶。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农，但在一九一三年由于欠了银行的债而几乎把全部田产都卖光了，因此，我的父亲成了雇工。家里除了我，还有兄弟四人，姐妹两人，他们都是工人。我上完了小学（五年）和中学（两年）。一九〇七年，我主动到锡萨克市的一家制锁机工工场当学徒。一九一〇年满师后，成了独立的制锁匠和机械工人。我一结束学艺就成了社会党工会的会员。开始时，我在萨格勒布的一家机器厂里做工。后来，我又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的一家机器厂里做工。一九一一年年底，我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起初，我在伊内茨—琴科夫的一家生产金属的工厂里做工，后来又在比尔森的“斯可达”工厂里做工。接着，我又在德国的“本茨”（曼海姆）厂和奥地利的“戴姆勒”

① 手稿原件中误写为一八九三年，应为一八九二年。——原注

厂（汽车厂）里当工人。

一九一三年秋天，我应召服役。我在萨格勒布的步兵第二十五团里服役。一九一四年八月初，部队开赴塞尔维亚前线，当时我任排长。在塞尔维亚战场上，我一直呆到奥地利军队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第二次撤退时为止。一九一五年一月初，我被调到波兰的加利西亚，被调往俄国前线。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二日，我被俄国人俘虏。我受了伤，又有病，在斯维尼亚日斯基的乌斯宾修道院里躺了十一个月。后来我被调到阿拉季尔市，那里集中着准备开赴多布罗加前线的塞尔维亚志愿军。我跟七十名伙伴一起拒绝上前线。我们被带到阿尔达托夫市，分派我们给农民干活。我在卡拉谢耶沃村干活，在一个富农的磨坊里照看机器。一九一六年秋天，我和其他战俘又被调到乌拉尔，我被分派在铁路上。我在孔古尔市的铁路上干活，充当翻译，还当上了战俘中的负责人。我在那里结识了一批铁路工人。一九一七年夏天，我逃跑了，因为我保护战俘的利益而受到严惩。六月份，我逃到列宁格勒，我想在普梯洛夫工厂就业，从事我的本行。但是，由于六月份举行了大示威游行，我也参加了，我决定逃到芬兰，打算越境。我在芬兰被捕，于是在列宁格勒蹲了三个礼拜的班房。从列宁格勒，我被押解回孔古尔，在途中我又逃跑了，我前往西伯利亚，绝大部分时间是靠步行。^①

我在一九一八年^②十一月到达西伯利亚。当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由于身体不好，再是听了同伴们的忠告，我到草原

① 在手稿原件上，作者删掉了接下的一段话，这段话是：

“十一月，我来到鄂木斯克，我已经病得很重：吐血，还……伙伴们建议我到一村庄里去干我的本行，用煮沸的马奶和牛奶来治病。于是我前往鄂木斯克县鲍戈柳普斯卡区的米哈伊洛夫卡村，我在那里管理蒸汽脱谷机。一九一八年春天……”——原注

② 手稿原件上误写为一九一八年，应为一九一七年。——原注

上去干活。我前往鄂木斯克县鲍戈柳普斯卡区的米哈伊洛夫卡村。在米哈伊洛夫卡村，我给农民管理蒸汽脱谷机：我给 S·什克利亚罗夫和 D·塔巴切克干活，一直干到一九一八年八月。为了避免被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塞尔维亚军动员入伍，我前往吉尔吉斯的一个村庄，在那里，我给吉尔吉斯人伊萨伊·贾克先巴耶夫管理磨坊，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九月。

一九一八年春天，我就提出过书面申请，要求加入苏联国籍和加入党。在高尔察克叛乱（捷克斯洛伐克军哗变）期间，我留在草原上，因为通往鄂木斯克的道路完全不能通行。在高尔察克政权时期，我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反对白军，因此那里的农民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

一九一八年，我与女公民 P·D·别洛乌索娃结婚，她是米哈伊洛夫卡村一个农民的女儿。我的妻子 E·A·尼古拉耶娃^①这时已是联共（布）党员，还是希洛夫区的指导员。

在征得鄂木斯克的同志们的同意之后，一九二〇年九月，我偕同妻子返回南斯拉夫。

我没有正式成为联共（布）党员，尽管我做了鼓动宣传，并且同鄂木斯克的一些党员保持联系，例如，同鄂木斯克发电厂的电工塔拉卡诺夫以及火车站的一些工人联系紧密。

一九二〇年，我加入了南共党。我到南斯拉夫后，在萨格勒布一家五金企业里干活。我已是革命工会的会员和地下的共产党的党员。一九二一年，党被禁止活动，我离开萨格勒布，在别洛瓦尔的一家蒸汽磨坊里当技工。我在那里一直干到一九二五年。

鉴于党已被查禁，我与一些同志组织了别洛瓦尔州的地下共产党组织，我担任州委委员。一九二三年，我因为从事共产

① 铁托夫人别洛乌索娃的化名，她当时住在苏联。——原注

主义宣传首次遭宪兵逮捕和毒打。一九二五年，我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被解雇。此后，我就业于克拉列维察的造船厂。在我到达之前，造船厂里既没有工会组织，也没有党组织。我很快就建立起一个有十五名党员的支部，接着又建立起一个有一百五十名会员的工会组织。在这个党支部的帮助下，我们在州内各地，在赫雷林、巴卡尔、苏沙克等地，相继成立了支部。我们还建立了州委，我是委员。一九二六年秋天，我来到塞尔维亚，就业于斯梅德雷沃帕兰卡的车辆厂。在那里，我也建立了党支部和工会组织。跟在造船厂时一样，这里的工人也选我当工人总代表。然而，尽管如此，我不久就被逐出工厂，被视为危险的共产党人和鼓动家。我前往萨格勒布，在那里，先在一家工场干活，当地的五金工人工会组织选我当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我被推举为克罗地亚五金工人工会州委会书记，在一九二八年被捕之前，我一直任这一职务。

从一九二七年七月起，我任萨格勒布党的地方委员会书记。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一九二七年秋天，我开始同右的和左的派别进行斗争。一九二八年三月，在地方党组织的代表会议上，我们的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早在这次代表会议之前，地方委员会里就发生了分裂。地方委员会有五名委员。结果其中的三人是派别分子，因此我和赫布兰同志向代表会议提出我们的报告，他们三人也提出他们自己的报告。在代表会议上，我得了二十九票，而对手仅得到两票。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请共产国际干预，并发表了告南共党员的《公开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我被捕，遭到毒打，在普里莫尔耶的监狱里关了两个月。一九二七年秋天，我被判处监禁七个月，但是上级法院到一九二八年才就此案作出裁决。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我又被捕并被判处关押三周。一九二八年六月，我再次被捕，但是我逃走了。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我又一次被捕；

在受审长达三个月时间后，我被判处五年徒刑。我一共服了六年徒刑。最初，我被关在莱波格拉瓦（两年半时间），由于组织绝食，我从那里被调往马里博尔监狱。

一九三四年三月，我刑满获释后，立即从事地下工作，着手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三四年七月，南共中央要我离开国内，并把我选进南共中央政治局，而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上，我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①

^① 《约·布·铁托选集》，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版。

童年、就学、学艺

我决心碰碰运气

父亲和母亲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去了，要好几天才能回来。家里只剩下孩子们。有一天一位远亲来到家里，平常她总是嘲弄母亲，这次就嘲弄起我来了。她问道：

“约扎^①，你给孩子们煮什么午饭吃？”

“煮面汤……”

“汤里放些什么？”

“放点面粉、做面疙瘩……”（我年稍大，负责照料弟妹妹，由我煮饭。我向母亲学了一点。）

厨房里，在熏肉的地方挂着一只猪头和一点肉。这个远亲指了指猪头和肉说：

“你不会切下猪头的下半部煮煮？这会煮成一锅味道不错的汤……”

“妈妈会不高兴的……”

“不会的。他们在那里什么都有，又吃又喝，已经三天了，你尽管切好了。”

她把我鼓动起来就走了。

我知道，母亲舍不得吃这个猪头，她打算在家里有什么喜

① 约扎为约瑟普的昵称。——译注

庆的时候才把它拿到桌子上来。我犹豫不决，最后才下了决心。切下一块猪头，放进锅里，煮了很久。弟妹们肚子饿了，等吃午饭等得不耐烦了。汤做好后，来不及做面疙瘩了。我只放了一点面粉。弟妹们争先恐后地吃起肉，喝起汤来，汤很油……汤面上飘着两三尺厚的一层油……

吃过午饭不到一个小时，弟妹们的肚子受不了了，都拉起肚子来。母亲回家了，带来了满满一篮子好吃的东西，弟妹们中间没有一个跑到她身边去。弟妹们像小鬼似的，脸色惨白，面容枯瘦，汤太油了，使他们受了罪。他们悄没声息地走到母亲身旁。

母亲不安地问道：“孩子们，你们怎么啦？”

“约扎，给我们煮了一锅汤……”

“仁慈的上帝，他给你们煮了什么汤？”

“婶子来家里，对约扎说，煮点猪头肉当午饭……”

母亲很快全明白了。母亲尽管很严厉，但这一次她认为没有必要惩我。她是一位十分正直和富有自豪感的妇女。她知道，她的孩子们是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生活，因此她谅解、原谅了我这样一些小的过错。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连面包都不够吃。母亲把面包锁起来。仅仅在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面粉烤的面包，平时只吃玉米面烤的面包。她得把一点点玉米面烤的面包藏起来不让亲生子女看到，这对于她来说，一定是很痛心的事。然而，她只好把面包藏好，仔细地分配，使得人人有份。孩子们学会了利用邻居或亲戚来家里的机会，向母亲要一块面包。他们明白，这位自尊心强的妇女在客人面前是不会拒绝切下一块面包给他们的……而当客人离开后，他们往往挨骂，甚至为此而受到惩罚。

童年时，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斯洛文尼亚的外祖父那里度

过的。上学前，我才回到家里。我的克罗地亚语讲得不太好。这使我在学校里感到为难。我常常听不懂向我提出的问题，也不能完全用克罗地亚语回答问题。主要由于这个原因和生病，一年级时我留级了。大约是在春天。我得了猩红热。

高烧使我变得枯瘦，脸无血色，眼大无神，大部分时间蜷缩着蹲在灶上。有一次，邻村来了个人。那一天正好村里有游行队伍：神甫、穿着一身白衣服的女孩子、妇女……。我缩着身子蹲在灶上，透过玻璃窗望着游行队伍，一边听着母亲和客人谈话。所有的妇女都去参加游行了，母亲没有，她留下照看我。

客人朝我蹲在那里的灶上望了望，说：“米察，你这个约扎留不住了……”

母亲马上转换话题。只留下我们母子两人时，她紧紧地抱着我。她如此做，好像是想告诉我：“你，我谁都不给。疾病也不能夺走我对你的关心和爱护……”

这样的时刻，我是忘不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从俘虏营里回来，而母亲已经不在人世，这使我十分伤心……这个看上去粗暴，生活使她变得硬心肠的妇女，内心充满了全部母爱，这是我永远忘不掉的。

我小学毕业了。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有一回，教师维姆普舍克和在库姆罗韦茨开了一家杂货铺的商人斯坦契奇问我：

“约扎，你将来想干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跑堂伙计”。

教师和商人都感到奇怪：“你干吗想当跑堂伙计？”

“跑堂伙计穿一身漂亮的黑衣服，我想穿得漂亮。”

这个想法和解释并不令他们高兴，于是开始说服我。最后，我让步了：

“好吧，那就当裁缝……”

“为什么想当裁缝？”

“假如我自己是裁缝，我就可以给自己缝一身漂亮的黑衣服……”

小学毕业后的第一年，我是在一位有钱的舅舅家里度过的。他有很大的庄园，有很多牲口，但是这位舅舅没有雇用仆人。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不少事让我来承担。正如老百姓所说的，我从早干到晚。我给家里人捎口信说，这样长期下去，我可受不了。不过，我还是在那里呆了八个月，后来就回家了。

当时，恰好有一位也姓布罗兹的在司令部工作的军士回库姆罗韦茨探亲。跟他一起回来的有锡萨克的一位旅店老板，这名军士就在锡萨克服役。这位老板需要一名小伙计。家里的人想起我当年曾想当跑堂伙计，而这又是一个就业的机会，于是就同意我去锡萨克的“施特里格尔”旅店做工。

那时，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我知道有火车，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我想象中的火车是跑得很快的运载工具。但是第一次就使我感到失望。火车远不如我想象的那样。你可以下了火车，跟它并排走，而不用担心它会把你拉下！

在施特里格尔旅店里的活，又使我感到失望。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黑色的服装。给了我一把扫帚，还给了我一条围裙，我什么活都做，就是不跑堂。当然，我不会满意。我所认识和交往的一些小伙子劝我另找地方学手艺。军官们每天晚上到这家旅店里来消磨时光，打地滚球，在这里是不可能学到什么手艺的。我下决心离开这里碰碰运气，找别的工作。

有一天，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离开了施特里格尔旅店，到锡萨克市中心去找工匠卡拉斯，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在我所找的那家作坊门前，我看到了一个胖子。我觉得他是这里的主

人。

我说：“你好”。

那个人打了招呼，望着我，问我有什么事。

“我是来拜你为师的。”

卡拉斯打断我的话：“‘拜你为师’是怎么回事？你不问问我是否收你。你是什么地方人？”他显然对我的机灵感到吃惊，不过，他喜欢这样。

“扎戈尔耶人。”

“噢……好，你现在在哪里干活？”

“在施特里格尔旅店，在……”

“在那家小酒店里？……你在那里做些什么？”

“什么都干：扫地、整理滚木球、给客人递球……什么都干。”

“我明白了，所以你来找我。好吧，你明天来……你父亲还在吗？”

“还在，我母亲也在，我还有兄弟。”我高兴地、激动地一口气回答道……

第二天，我去卡拉斯那里之前，先去了一趟商店。我想，我是去学手艺，得有一条铁匠穿的那种围裙。用我那不多的一点积蓄，我买了一条围裙。我一到卡拉斯那里，就把围裙穿上。卡拉斯见我这身打扮就笑了起来：

“小伙子，别穿这玩意儿，你又不是当铁匠。”

卡拉斯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我呢，也尽力学习手艺。我到锡萨克以外的地方干活，也把我带上。这种时候，他就给我钱买吃的。往往给得比较多，比我的需要还多。我用剩下的钱买书。侦探福尔摩斯的那些冒险经历使我兴奋。正是因为一本关于这位著名侦探的书，我还跟师傅吵了架。

我一边干活，一边给其他的工人念这本书。当时，我的弟